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

# 外国文学作品选

## (下)

主编 聂珍钊 苏晖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

# 外国文学作品选

## (下)

主编 聂珍钊 苏晖  
副主编 刘渊 黄晖 刘兮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 内容简介

这套《外国文学作品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的配套用书,所选择的作品基本与“外国文学史”课程中重点分析的作品相对应。全书采用将同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学作品并列编排的框架,力求使东西方文学作品在一个整体结构中互为参照、彼此呼应。本套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选取了自古代至19世纪中后期的34位作家的代表作;下册选取了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末的35位作家的代表作。在所选取的每篇作品之前,都有对于作家的简要介绍,以便读者了解相关背景资料。

本套作品选可供教学使用,亦可供文学爱好者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作品选.下/聂珍钊,苏晖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9(2018.7重印)

ISBN 978-7-04-047835-8

I. ①外… II. ①聂… ②苏… III. ①外国文学-作  
品综合集-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8910号

## 外国文学作品选(下)

Waiguo Wenxue Zuopinxuan

策划编辑 刘新英  
责任校对 刁丽丽

责任编辑 刘新英  
责任印制 尤 静

封面设计 杨立新

版式设计 范晓红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8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48.5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7835-00

# 目 录

第八章 19 世纪文学 (下)	1
德伯家的苔丝 (节选) / 哈代	1
道林·格雷的画像 (节选) / 王尔德	15
安娜·卡列尼娜 (节选) / 列夫·托尔斯泰	29
樱桃园 (节选) / 契诃夫	35
玩偶之家 (节选) / 易卜生	44
前期象征主义诗选 / 波德莱尔等	57
萌芽 (节选) / 左拉	69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节选) / 马克·吐温	81
我是猫 (节选) / 夏目漱石	92
第九章 20 世纪文学 (上)	106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节选) / 高尔基	106
静静的顿河 (节选) / 肖洛霍夫	119
约翰·克利斯朵夫 (节选) / 罗曼·罗兰	130
追忆似水年华 (节选) / 普鲁斯特	142
荒原 (节选) / 艾略特	154
尤利西斯 (节选) / 乔伊斯	164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节选) / 布莱希特	175
变形记 (节选) / 卡夫卡	190
琼斯皇帝 (节选) / 奥尼尔	200
喧哗与骚动 (节选) / 福克纳	211
永别了, 武器 (节选) / 海明威	225
吉檀迦利 (节选) / 泰戈尔	238

雪国（节选）/川端康成 .....	250
<b>第十章 20 世纪文学（下） .....</b>	<b>264</b>
苍蝇（节选）/萨特 .....	264
局外人（节选）/加缪 .....	277
等待戈多（节选）/贝克特 .....	287
河湾（节选）/奈保尔 .....	300
一日长于百年（节选）/艾特玛托夫 .....	313
第二十二条军规（节选）/约瑟夫·海勒 .....	322
赫索格（节选）/索尔·贝娄 .....	335
宠儿（节选）/莫里森 .....	348
百年孤独（节选）/马尔克斯 .....	361
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 .....	372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节选）/大江健三郎 .....	381
两宫间（节选）/马哈福兹 .....	395
耻（节选）/库切 .....	409
<b>编后记 .....</b>	<b>419</b>

## 第八章 19 世纪文学(下)

### 德伯家的苔丝(节选)

哈代

托马斯·哈代(1840—1928),19世纪后半期英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一生创作体裁多样,主要有抒情诗、小说、诗剧等。哈代早年以小说创作为主,大部分小说以自己家乡作为地理背景,被称为“威塞克斯小说”;后因《无名的裘德》遭到批评转而全力创作诗歌。《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受欢迎的作品,小说通过描写苔丝这一“自然的女儿”悲惨的境遇,反映了破产的农业工人在社会急剧变化中无法主宰命运,乃至在传统封建道德围剿下遭到毁灭的悲剧。小说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体现作家不同于流俗的道德境界及对女主人公所抱有的深切同情。

#### 第一阶段 处女

#### 第二章

.....

他们绕过纯酒酒店,从一条大道走出来,准备拐弯穿过一道小栅栏门走进草地里去,这时有个妇女说——

“唉呀,我的天啦!噢,苔丝·德北菲尔德,那坐着马车回家的不是你父亲呀!”

听见这声惊讶,游行队伍中有个年轻的姑娘扭头看去。她是一个娟秀俊俏的姑娘——同有些别的姑娘比起来,也许不是更俊俏——但是她那生动的艳若牡丹的嘴,加上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就为她的容貌和形象增添了动人之处。她的头发上系一根红色的发带,在一群穿白色衣服的队伍里,她是唯一能以这种引人注目的装饰而感到自豪的人。她回过头去,看见德北菲尔德正坐着纯酒酒

店的马车沿道而来,赶车的是一个满头鬃发、体格健壮的姑娘,两只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以上。她是酒店里一个性格开朗的仆女,有时候喂马,有时候赶车。德北菲尔德在车里向后靠着,舒舒服服地闭着眼睛,一只手不停地在头顶上舞动着,嘴里头慢慢地哼着一首宣叙小调——

“金斯比尔有我家的地下墓室——铅做的棺材里睡的是我的骑士祖先!”

妇女会的会员们都吃吃地笑起来,只是那个叫做苔丝的姑娘除外——她意识到她的父亲在众人眼里出丑卖乖,不禁感到脸上发烧。

“他只是累了,没有别的,”她急忙说,“他是搭别人的便车回家,因为我们家的马今天休息。”

“别装糊涂了吧,苔丝,”她的同伴们说,“他是在集市上喝醉了。哈哈!”

“听着,你们要是拿他开玩笑,那我就一步也不同你往前走了!”苔丝叫起来,脸颊上的红晕扩大了,从脸上延伸到脖子上。

不一会儿,她的眼睛湿润了,目光垂到了地上。她们看见真的让她难过了,就住口不再说了,重新整理好队伍。苔丝的自尊心不让她再扭过头去,看看她的父亲是什么意思,如果她的父亲有什么意思的话。因此,苔丝又随着队伍移动了,一直向在草地上跳舞的地方走去。一走到那个地方,苔丝就恢复了平静,用手中的柳枝轻轻地抽打她的同伴,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了。

苔丝·德北菲尔德在她人生的这个时候,满腔的纯情还没有带上人生的经验。尽管进过乡村小学,但在她的说话里还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乡音:因为这个地区的方言的特殊音调,大约就体现在音节 UR 的发声上,也许同任何可以发现的人类说话的言语一样丰富。要念这个本地的音节,苔丝得把她深红的嘴巴撅起来,但是又刚好没有把形状固定下来,她的下嘴唇在上嘴唇的中部有点儿撮起,念完一个字后,她才把嘴巴闭起来。

她的童年的各个阶段的特征,现在仍然还留在她的身上。在她今天一路走着的时候,就她全部的一个漂亮健壮妇女的丰韵来说,有时候你在她的双颊上能够看到她十二岁时的影子,或者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九岁时的神情,在她的嘴角的曲线上,甚至有时候还能够看到她五岁时的模样。

但是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更没有多少人加以注意。有一小群人,主要是一群陌生人,在他们偶然路过的时候会对她看上一阵,暂时为她的新鲜美感所吸引,心想他们是不是还能再见到她:但是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她只不过是一个俊俏的迷人的乡村姑娘而已。

德北菲尔德坐在荣耀的双轮马车里,由女车夫赶着车走了,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了。队伍已经走进了指定的地点,开始跳起舞来。因为队伍里没有男子,所以开始时姑娘们相互对舞着,但是随着收工时间的临近,村子里的男性居民就同其

他没事的闲人和过路人一起聚集到舞场的周围,似乎想争取到一个舞伴。

在这群旁观的人中间有三个阶层较高的年轻男子,肩上背着小背包,手里拄着粗棍子。他们的面貌大致上相似,年龄一个比一个小,这几乎已经暗示说他们可能是亲兄弟,而实际上他们正是亲兄弟。年龄最长的一个是助理牧师,系白色的领带,穿圆领背心,戴窄边帽子;第二个是通常的大学生;最小的第三个似乎还很难看出他的身分。从他的眼神里和衣服上,可以看出一种不拘形迹的神情,暗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专门职业的大门。从他身上大概可以猜测出,他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想广泛学习的学生。

这兄弟三个告诉他们偶然遇见的人,他们正在过圣灵降临节<sup>①</sup>,要步行游玩黑荒原谷,他们的路线是从东北的小镇夏斯顿往西南方向走。

他们斜靠在大路边的栅栏门上,询问妇女穿白袍跳舞的意思。兄弟中年纪较大的两位显然不想在这儿逗留,可是看见一群姑娘跳舞而没有男子相伴,这似乎引起了老三的兴趣,使他不急着往前走了。他把背包从身上取下来,连同手中的棍子一起放在树篱坡上,把门打开了。

“你要干什么呀,安琪儿?”大哥问。

“我想去同她们跳一会儿舞。为什么我们不都去跳一会儿舞——就一会儿,不会耽误我们太久的。”

“不行——不行;胡说八道!”大哥说,“在公开场合同一群乡下野姑娘跳舞——假如让人看见了怎么办!快走吧,不然我们走不到斯图尔堡天就黑了,走不到那儿我们可找不到地方睡觉。另外,在我们睡觉之前,我们还要把《驳不可知论》<sup>②</sup>的另一章读完,你看,我还不怕麻烦地带着这本书呢。”

“好吧——我在五分钟之内赶上你和卡斯贝特;不用等我;你放心,菲力克斯,我会在五分钟内赶上你。”

两个哥哥不情愿地走了。他们带走了背包,好让弟弟赶路时轻松些,而最年轻的弟弟则走进了跳舞的场地。

“真是万分的遗憾,”跳舞刚一停顿,他就对离他最近的两三个姑娘大献殷勤说,“亲爱的,你们的舞伴呢?”

“现在他们还没有收工呢,”有一个最大胆的姑娘回答说,“他们马上就都来了。趁他们还没来,你来跳好吗,先生?”

“当然好。可是我一个人怎么同这许多女孩子跳啊!”

“总比没有好呀。同你自己的同类面对面地跳舞,真是一件扫兴的事,根本

<sup>①</sup> 圣灵降临节(Whitsunday),基督教重要节日之一,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礼拜日举行。

<sup>②</sup> 《驳不可知论》(A Counterblast to Agnosticism),该书名疑为哈代杜撰,与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不可知论”有关。



就不能搂搂抱抱亲一个嘴。现在,由你自己从中挑选一个吧。”

“嘘——别厚脸皮吧!”一个害羞的姑娘说。

年青人这样受到邀请,就把她们打量了一阵,想作一番鉴别;但是,他见这一群姑娘全是新面孔,就感到不能很好地应用他的鉴别力了。他挑选的几乎就是第一个走到他跟前的女孩子,而不是希望被他挑中的那个说话的姑娘。苔丝·德北菲尔德碰巧也没有被挑中。高贵的门第,祖先的枯骨,纪功的铭文,德北菲尔家族的容貌,在苔丝人生的搏斗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她帮上忙,就是在—群最普通的乡村女孩子中间,也没有帮她吸引到一个陪她跳舞的舞伴。没有维多利亚财富支持的诺曼人的血统,原来也不过如此。

无论如何,那个独占鳌头的姑娘的名字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她在那天傍晚却因为第一个得到拥有男舞伴的殊荣而受到大家的羡慕。不过榜样自有它的力量,在外人还没有进入舞场的时候,乡村的男青年并不急着进去,现在很快都进了舞场,不久,大多数成对的女孩子中就掺进来乡村小伙子,最后连相貌最平常的妇女也有男子陪着她们跳舞了。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那个学生突然说他必须离开了——他刚才一直得意忘形——他不得不去追赶他的同伴。在他从跳舞中退出来时,眼睛看见了苔丝·德北菲尔德,老实说,因为先前没有选中她,她的一双大眼睛里含有微微的怨恨。此时,由于她的退缩不前,他也为自己没有注意到她而感到遗憾;他心里就带着这种遗憾离开了牧场。

因为他已经耽搁很久了,他就开始在通向西边的小路上飞跑起来,很快就跑过了一片洼地,到了前面的山坡上。他还没有追上他的两个哥哥,但是他得停下来喘一口气,又回头看看。他能够看见姑娘们的白色身影在绿色的舞场上旋转着,就像刚才他在她们中间一起旋转一样。她们似乎已经完全把他忘记了。

她们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也许有一个姑娘除外。那个白色的身影离开了舞场,独自一人站在树篱旁边。他从她站的地点上可以看出来,她就是那个他没有同她跳舞的漂亮姑娘。虽然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他本能地感觉到,她已经因为被他忽视而遭到了伤害。他真希望他邀请过她;他也真希望曾经问过她的名字。她是那样的羞怯,那样的富有情感,她穿着那件薄薄的白色袍子,看上去是那样的温柔,他感到他刚才没有挑选她是太愚蠢了。

但是,现在已经于事无补了,他转过身去,弯腰快步向前走去,心里不再想这件事了。

### 第三阶段 新生

#### 第二十四章

在佛卢姆谷里,土壤肥沃得冒油,气候温暖得发酵,在这种季节里,从万物滋生发育的啾啾声中,几乎连草木汁液的奔流都听得见,因此,那种最富有幻想的爱情就不可能不生出缠绵的情意来。生活在那儿的胸怀激情的两个人,也都受到了周围环境的感染。

七月已经从他们的身边过去了,随后而来的便是暑月<sup>①</sup>的气候,似乎自然这一方面也在作出努力,以便能够适合在泰波塞斯奶牛场谈情说爱的心境。这个地方的空气,在春天和初夏都非常清新,而现在却变得呆滞和使人困倦了。沉重的气息压在他们的肩上,到了正午,似乎连景物也昏昏入睡了。像埃塞俄比亚的烈日一样灼热的太阳,晒黄了牧场斜坡顶上的青草,不过在流水潺潺的地方依然是嫩绿的草地。克莱尔不仅外面受到热气的灼烤,而且内心里也为了温柔沉静的苔丝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激情的压迫。

雨已经下过了,高地也干了。奶牛场老板坐着带弹簧的双轮马车从市场回家,马车跑得飞快,车轮的后面带起一股白色的尘土,好像是点燃了的一条细长的火药引线一样。奶牛被牛虻咬得发了疯,有五道横木的栅栏门都被它们跳了过去;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奶牛场的克里克老板卷起来的衬衣袖子,从来就没有放下来过。只开窗户而不把门打开,风是透不进来的;在奶牛场的园子里,乌鸦和画眉在覆盆子树丛下跳来跳去,看它们的样子,与其说它们是长翅膀的飞鸟,还不如说它们是长两条腿的走兽。厨房里的蚊蝇懒洋洋的,一点儿也不怕人,在没有人的地方爬来爬去,比如地板上、柜子上以及挤奶女工的手背上。他们在一块儿谈话的内容总是与中暑有关;而做黄油,尤其是保存黄油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了。

为了凉爽和方便,挤牛奶的工人们不把奶牛赶回家去,完全在草地上挤奶。白天,随着地球的转动,太阳也绕着树干移动,因此哪怕是最小的一棵树木,奶牛也要跟随着它的阴影转动;挤奶工人过来挤奶时,由于蚊蝇的叮咬,奶牛几乎都无法安静地站着。

这些天以来,有一天下午,有四五条还没有挤奶的奶牛碰巧离开了牛群,站在一个树篱的拐角后面,这几条牛中有矮胖子和老美人,同其他的女工比起来,它们最喜欢由苔丝来挤奶。苔丝挤完了一头奶牛的奶,从凳子上站起来,这时候

---

<sup>①</sup> 暑月(Thermindorean),1789年法国大革命改变历法,其中从7月19日至8月17日的一个月被称为暑月。Thermindorean来自希腊文,热的意思,暑月也有被译为雾月和热月的。

已经把她注意了一会儿的安琪尔·克莱尔问她,愿不愿意去挤前面提到的两头奶牛。苔丝默不作声地同意了,把凳子拿在手里,提起牛奶桶,向那两头奶牛站的地方走过去。不久,从树篱那边传来了老美人的奶被挤进桶里的滋滋声,安琪尔·克莱尔这时候也想到拐角那儿去,以便把跑到那边的一头难挤的奶牛的奶挤完,因为他现在已能像奶牛场老板一样挤难挤的奶牛了。

所有挤奶的男工,还有一些女工,他们在挤奶的时候都把额头抵在牛的身上,眼睛盯着牛奶桶。但是也有几个人,主要是年轻的女工,都侧着头靠在牛的肚子上。苔丝·德北菲尔德就是这种挤奶的习惯,她把太阳穴靠在奶牛的肚子上,眼睛凝视着草场的远方,悄悄地聚精会神地想着心思。她就是用这样的姿势为老美人挤奶的,太阳刚好照在挤奶的这一边,太阳的光线一直射到她穿粉红裙子的身上,射到她戴的有帽檐的白色帽子上,照亮了她的侧面身影,使她看上去就像是从小奶牛的黄褐色背景上雕刻出来的一尊玉石浮雕像。

她不知道克莱尔随后也来到了她的附近,也不知道他正坐在奶牛下面观察她。很明显,她的头和她的面目安详沉静:她似乎在那儿发怔出神,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却看不见。在这幅图画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老美人的尾巴和苔丝粉红色的双手在活动着,那双手的活动是那样的轻柔,所以就变成了一种韵律的搏动,它们也仿佛正在按照反射的刺激活动,就像一颗跳动的的心脏一样。

在他看来,她的脸非常可爱。但是,那张脸上又没有超凡入圣的神情,全部都是真正的青春活力,真正的温暖,真正的血肉之躯。而这一切又全都集中到了她的嘴上。她的一双眼睛和他过去看见的一样,一直是那样深沉,似乎能够说话,她的面颊,也许还是像他从前见过的那样美丽;她的眉毛还是像从前见过的那样弯弯如弓,她的下巴还是像从前见过的那样棱角分明,她的脖颈也还是像从前见过的那样的端正;然而她的那张嘴从前却没有见到过,不知道天底下有没有能同它相比的。她的中部微微向上翘起的红色上唇,就连最没有激情的青年男子见了,也要神魂颠倒,痴迷如醉,为之疯狂。他从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的嘴唇和牙齿如此美妙,让他在心中不断地想起玫瑰含雪<sup>①</sup>这个古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比喻。在他用一个情人的眼光看来,她的嘴和牙齿简直是完美无缺了。但又不是完美无缺——它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正是在似乎完美无缺中显露出来的一点儿不完美,这才生出甜蜜来,正因为有了这一点不完美,也才符合人之常情。

克莱尔已经把她的两片嘴唇的曲线研究过许多次了,因此他在心里很容易

---

<sup>①</sup> 玫瑰含雪(roses filled with snow),出自托玛斯·坎皮思的诗《樱桃熟了》:“看上去它们就像含雪的玫瑰蓓蕾。”

就能够把它们再现出来：此刻它们就出现在他的面前，红红的嘴唇充满了生气，它们送过来一阵清风，吹过他的身体，这阵清风吹进了他的神经，几乎使他颤栗起来；实在的情形是，由于某种神秘的生理过程，这阵清风让他打了一个毫无诗意的喷嚏。

接着苔丝意识到他正在看她；不过她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坐着的姿势一点儿也没有动，但是她那种梦幻一样的沉思却消失了，只要仔细一看，很容易就能发现她脸上的玫瑰红色正在加深，后来又慢慢消退了，上面只剩下一点淡淡的红色。

克莱尔心中出现的那种好像从天而降的激动情绪，还没有消失。决心、沉默、谨慎、恐惧，好像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往后直退。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把牛奶桶扔在那儿，也不管会不会被奶牛踢翻，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他一心渴望的人跟前，跪在她的旁边，把她拥抱在自己怀里。

苔丝冷不防地被吓了一跳，但是她想也没想，就不由自主地让他拥抱着自己。她看清了来到她面前的不是别人，确实是她所爱的人，就张开嘴发出一种近似狂喜的呼喊，带着暂时的欢愉倒在他的怀里。

他正要去吻那张迷人的小嘴，但是由于他温柔的良知而克制住了自己。

“原谅我，亲爱的苔丝！”他小声说，“我应该先问问你的，我——我真不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不是有意冒犯你的。我是真心爱你的，最亲爱的苔丝，我完全是一片真心啊！”

这时候老美人回过头来看着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它看见在它的肚子下面蜷伏着两个人，从它记事以来，那儿应该只有一个人的，于是发了脾气，抬了抬后腿。

“她生气了——她不懂我们在干什么——她会牛奶桶踢翻的！”苔丝嘴里嚷着，一边轻轻地从克莱尔怀里挣脱出来，她的眼睛注意的是牛的动作，她的心里想的却是克莱尔和她自己。

她从凳子上站起来，两人站在一起，克莱尔的胳膊仍然搂着她。苔丝的眼睛注视着远方，眼泪开始流了出来。

“你为什么哭了，亲爱的？”他问。

“啊——我不知道呀！”她嘟哝着说。

等到她把自己的地位看清楚，弄明白了，她就开始变得焦虑不安了，想从克莱尔的搂抱中挣脱出来。

“啊，苔丝，我的真情终于流露出来了，”他说，奇怪地叹了一口气，这就在不知不觉中表明他的理智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我真心地爱你，真正地爱你，这是不用说的。可是我——现在不能再往前走了——这让你难过

了——我也和你一样感到吃惊呢。你不会以为我在你没有防备时太鲁莽吧？——我来得太快，也没有想一想，你会不会不高兴？”

“不——我也说不清。”

他让她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去；没有一会儿，各人又都开始挤奶了。没有人看见他们刚才因为互相吸引合而为一的事；几分钟以后，奶牛场的老板来到了被树篱挡住的拐角地方，那时候，这一对情侣显然已经分开了，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可是自从克里克老板上次看见他们以来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们的天性而把宇宙的中心改变了。这件事就它的性质而论，要是让那个讲究实际的老板知道了，一定会瞧不起的；但是那件事却不是以一大堆所谓的实际为基础的，而是以更加顽强和不可抗拒的趋向为基础的。一道面纱被掀在了一边；从此以后，展现在他们前面道路上的，将是一种新的天地——既可能短暂，也可能长久。

## 第六阶段 皈依

### 第五十一章

终于到了旧历圣母节的前夕，农业界的人忙着搬家的热烈场面，只有在一年中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才会出现。这一天是合同期满的日子，在烛光节签订的下一年的户外劳动合同，也要从这一天开始。那些不愿意继续在老地方工作的庄稼汉——或者叫劳工，他们自古以来都叫自己庄稼汉，劳工这个词是从外面的世界引进来的——就要搬到新的农场上去。

这些每年一次的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的迁移，在这儿变得越来越多了。在苔丝的母亲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马洛特村一带大多数种地的人，一辈子都是在一个农场里干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以那个农场为家的；但是近些年来，这种希望每年搬迁的倾向达到了高潮。这种搬迁不仅使年轻的年轻的家庭高兴激动，而且也可能从搬迁中得到好处。这一家人住的地方是埃及，但是对从远处看它的家庭来说，它就变成了福地，等到他们搬到那儿住下以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又变成了埃及；所以他们就这样不停地搬来搬去。<sup>①</sup>

但是，乡村生活中所有这些越来越明显的变动，并不完全是因为农业界的不稳定产生的。农村人口在继续减少。从前在乡村里，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见识广的阶级同种地的庄稼汉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地位比庄稼汉高，苔丝的父亲和母亲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包括木匠、铁匠、鞋匠、小贩，还有一些除了种地的庄

<sup>①</sup> 埃及、福地，宗教典故。古以色列人流落埃及，遭受虐待，祈祷上帝，上帝于是帮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到迦南，因而迦南被称为福地。见《圣经·出埃及记》第一至第十六章。

稼汉而外的不好分类的人。他们这一班人都有固定的目的和职业,有的和苔丝的父亲一样,是不动产的终身所有人,也有的是副本持有不动产的人,有时候也有一些小不动产所有人,但是他们长期租住的房屋一经到期,就很少再租给相同的佃户,除非是农场主绝对需要这些房屋给他的雇工住,不然大部分房屋都被拆除。那些不是被直接雇来干活的住户,都不大受欢迎,有些人被赶走以后,留下来的人生意受到影响,也只好跟着走了。这些家庭是过去乡村生活中的主体,保存着乡村的生活传统,现在只好逃到更大的生活中心避难了;关于这个过程,统计学家幽默地称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趋势”,这种趋势,其实同向下流的水由于机械的作用向山上流是一样的。

马洛特村的房屋经过拆除以后,就这样减少了,所以房主都要把没有拆除的房屋收回去,给自己的工人住。自从苔丝出现了那件事后,她的生活就笼罩在一种阴影里,既然德北菲尔德家的后人名誉不好,大家就心照不宣地作了打算,等到租期一满,就得让德北菲尔德家搬走,仅是从村中的道德方面考虑也得如此。确实,德北菲尔德这家人无论在性情、节制,还是在贞操方面,一直不是村子里闪闪发光的典型。苔丝的父亲,甚至苔丝的母亲,有时候都喝得醉醺醺的,孩子们也很少上教堂,大女儿还有过一段风流艳史。村子要想办法维持道德方面的纯洁。所以圣母节的第一天刚到,德北菲尔德一家就非得离开,这座房屋的房间多,被一个有一大家人的赶大车的租用了;寡妇琼和她的女儿苔丝、丽莎·露,还有儿子阿伯拉罕和更小的一些孩子,不得不搬往其他地方。

在搬家前的那个晚上,天下起了蒙蒙细雨,一片阴沉,所以不到天黑的时候天就黑了。因为这是他们在自己的老家和出生的地方住的最后一个晚上,所以德北菲尔德太太、丽莎·露和阿伯拉罕就一起出门去向一些朋友告别,苔丝则留在家里看家,等他们回来。

苔丝跪在窗前的一条凳子上,脸贴着窗户,看见玻璃上的水向下流着,好像玻璃外面又蒙上了一层玻璃。她目光落在一张蜘蛛网上,那张蛛网不该结在一个没有蚊蝇飞过的角落里,所以那只蜘蛛大概早已经饿死了。风从窗户缝里吹进来,轻轻地颤抖着。苔丝心里想着全家的境况,觉得自己是一家人的祸根。假如她这次没有回家来,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也许会被允许住下去,做一个按星期缴纳租金的住户。可是她刚一回来,就被村子里几个爱挑剔和有影响的人看见了:他们看见她来到教堂墓地,用一把小铲子把被毁掉了的婴儿坟墓修好了。因此,他们知道她又回家住了;她的母亲也遭到指责,说她“窝藏”自己的女儿;这也引起琼的尖刻反驳,说自己不屑住在这儿和立刻搬走的话来;话一说出口,别人也信以为真,所以就有了现在这种结果。

“我永远不回家才好。”苔丝伤心地对自己说。

苔丝一心想着上面的那些事情,所以当时她看见街上有一个穿着白色雨衣的人骑着马走来,她起初并没有加以注意。大概是她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的缘故,他很快就看见她了,就拍马向屋前走来,差不多走进了墙下面留下来种花的那一溜土垅子。他用马鞭敲了敲窗户,苔丝才看见他。雨差不多停了,她按照他手势的意思把窗户打开。

“你没有看见我吧?”德贝维尔问。

“我没有注意,”她说,“我相信我听见你了,但是我以为那是马车的声音。我好像在做梦似的。”

“啊!你也许听说过德贝维尔家的马车的故事。我想,你听说过那个传说吧?”

“没有。我的——有个人曾经想把那个故事告诉我,但是后来又没有告诉我。”

“如果你是德贝维尔家族的真正后人,我想我也不应该告诉你。至于我,我是假的德贝维尔,所以无关紧要。那个故事有点儿吓人。据说有一辆并不存在的马车,只有真正德贝维尔家族血统的人才能听见它的声音,听见了马车声音的人都认为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这件事与一桩谋杀案有关,凶手是几百年前一个姓德贝维尔的人。”

“你现在已经讲开了,就把它讲完吧。”

“很好。据说有一个姓德贝维尔的人绑架了一个漂亮女人,那个女人想从绑架她的那辆马车上逃跑,在挣扎中他就把她杀了,也许是她把他杀了——我忘了是谁把谁杀了。这是这个故事的一种说法——我看见你们把盆子和水桶都收拾好了。你们要搬家了,是不是?”

“是的,明天搬家——明天是旧圣诞节。”

“我听说你们要搬家,但是我还不相信,好像太突然了。是为什么呢?”

“那座房屋的租期到我父亲死时为止,我的父亲一死,我们就没有权利住下去了。要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们也许还能一礼拜一礼拜地住下去。”

“因为你什么呢?”

“我不是一个——正经女人。”

德贝维尔的脸顿时红了。

“这些人真是不要脸!可怜的势利小人!但愿他们的肮脏灵魂都烧成灰烬!”他用讽刺憎恶的口气喊着说,“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才搬家的,是不是?是被他们赶走的,是不是?”

“这也并不完全算是被他们赶走的;不过他们说过我们应该早点搬家的话,现在大家都在搬家,所以我们还是现在搬家最好,因为现在的机会好一些。”

“你们搬到哪儿去呢?”

“金斯伯尔。我们在那儿租了房子。我母亲偏爱我父亲的老家,所以她要搬到那儿去。”

“可是你母亲一家人租房住不合适呀,又是住在一个窟窿大的小镇上。为什么不到特兰里奇我家花房里去住呢?自从我的母亲死后,已经没有什么鸡了;但是房子还在,花园还在,这你都知道。那房子一天就可以粉刷好,你母亲就可以十分舒服地住在那儿了;我还要把孩子们都送到一个好学校去。我真的应该为你帮一点儿忙!”

“但是我们已经在金斯伯尔把房子租好了呀!”苔丝说,“我们可以在那儿等——”

“等——等什么呀?等你那个好丈夫吧,这是不会错的。你听着好啦,苔丝,我知道男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心里也记得你们是为为什么分离的,我敢肯定他是不会同你和好的。好啦,虽然我曾经是你的敌人,但是我现在是你的朋友,你不相信也罢。到我的小屋去住吧。我们把家禽养起来,你的母亲可以把它们照管得很好,孩子们也可以去上学。”

苔丝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后来她说——

“我怎样才知道你会这么办呢?你的想法也许改变了——然后——我们——我的母亲——又要无家可归了。”

“啊,不会改变的,不会的。如果你认为必要,我可以写一份防止我改变主意的字据给你。你想一想吧。”

苔丝摇了摇头。但是德贝维尔坚持不让,她很少看见他如此坚决,她不答应,他就不肯罢休。

“请你告诉你的母亲吧,”他郑重地说,“这本来是应该由她作决定的事,不是由你来作主的。明天早上我就让人把房子打扫干净,粉刷好,把火生起来,到晚上的时候房子就干了,这样你们就可以直接搬进去。请你记住,我等着你们。”

苔丝又摇了摇头,心里涌现出各种复杂的感情。她无法抬头看德贝维尔了。

“我过去欠着你一笔人情债,这你是知道的,”他嘟哝着说,“你也把我的宗教狂热给治好了;所以我高兴——”

“我宁愿你还保持着你的宗教狂热,这样你就可以继续为宗教做事!”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为你作一点儿补偿。明天我希望能听到你的母亲从车上卸东西的声音——现在让我们为这件事握手吧——亲爱的美丽的苔丝!”

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把声音放低了,好像嘟哝一样,一面把手从半开的窗户中伸进去。苔丝的眼睛带着狂怒的感情,急忙把固定窗户的栓子一拉,这样就把德贝维尔的胳膊夹在窗户和石头的直棍中间了。



“真是该死——你真狠心呀!”他把胳膊抽出来,说,“不,不!——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好吧,我等着你,至少希望你的母亲和孩子们会去。”

“我不会去的——我的钱多着啦!”她大声喊。

“你的钱在哪儿?”

“在我的公公那儿,如果我去要,他就会把钱给我。”

“如果你去要。可是你不会去要,苔丝,我知道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不会找别人要钱的——你宁肯饿死也不会去找人要钱!”

说完这些话,他就骑着马走了。刚好在那条街的拐角的地方,他遇见了从前那个提着油漆桶的人,那个人问他是把道友抛弃了。

“见你的鬼去吧!”德贝维尔说。

德贝维尔走了,苔丝在那儿待了好久好久,突然,她心底里涌起一股因受尽委屈而要反叛的情绪,引发了她的悲痛,不禁泪如泉涌,涨满了她的眼睛。她的丈夫,安琪尔·克莱尔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待她太残酷了,他的确待她太残酷了!她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他待她的确太残酷了!在她的一生中——她可以从她的心底里发誓——从来没有故意做错过事,可是残酷的惩罚却降落在她的身上。无论她犯的是什么罪,也不是她故意犯的罪,既然不是故意犯罪,那她为什么要遭受这种无穷无尽的惩罚呢?

她满腹委屈地顺手拿过一张纸,在上面潦潦草草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啊,安琪尔呀,为什么你待我这样无情无义啊!这是我不应该受的呀。我已经前前后后仔细地想过了,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宽恕你了!你知道我不是故意委屈你的,为什么你却要这样委屈我呢?你太狠心了,的确太狠心了!我只好尽力把你忘了。我在你手里,得到的都是委屈呀!

苔

她看着窗外,等到送信的路过,就跑出去把信交给他,然后又回去呆呆地坐在窗前。

写一封这样的信和一封情词哀怨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他怎能为她的哀怨动心呢?事实并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新的情况改变他的观点。

天越来越黑了,火光在房间里闪耀着。两个最大的孩子和母亲一起出去了,四个更小的孩子年龄从三岁半到十一岁不等,都穿着黑裙子,围坐在壁炉前叽叽喳喳地谈着孩子们的事情。屋里没有点蜡烛,苔丝后来也就和孩子们一起谈起来。

“宝贝们,在我们出生的这座屋子里,我们只能在这儿睡最后一个晚上,”